

大别山记

□龚立堂

晨雾悠悠地漫过新县的箭厂河，浣衣妇人手中的木槌有节奏地叩击着石阶，那清脆的回声，恰似与昔日大别山送郎参军的《八月桂花遍地开》民歌热烈相拥。我轻踩着晶莹的露水缓缓上山，放眼望去，油茶林于山坳间肆意铺展，油绿的叶片上，颗颗露珠圆润剔透，仿若盛着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那清冷的月光。1927年黄麻起义的枪声，就隐匿在这片土地的褶皱深处，纪念馆玻璃柜中的梭镖，木柄的裂纹里浸透着永不褪色的殷红血痕，无声诉说着往昔的峥嵘岁月。

【一】

记得那年的寒冬，新县油茶树下的地窖里，藏着英勇无畏的游击队员。时光悠悠流转，如今的油茶树已然亭亭如盖，每至秋日，洁白的花朵便如繁星般覆满山坡。微风轻拂，花瓣簌簌坠落，仿佛大地在轻轻翻动着岁月的书页，每一页都写满了动人的故事。

板栗树摇曳的影子，引领着我走向商城。当地的老人缓缓讲述着，那年深秋，大娘们肩扛竹筒，艰难前行，肩膀被磨破。那竹筒里装着的熟板栗，却是红军伤员赖以生存的救命粮。

1944年春，伤员们在商城的油茶林里安心养伤，老乡们不辞辛劳，卖茶油为他们买药。古老的茶油榨坊里，老木榨依旧静静伫立，撞杆落下时发出的沉闷声响，恰似当年的梆子声，在山谷间悠悠回荡，余韵绵长。

如今，板栗的甜香弥漫在集市的角落，孩子们欢笑着，高举着糖炒栗子奔跑嬉戏，他们衣襟上残留的糖霜，宛如战士们当年未吃完的干粮碎屑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闪烁着细碎而温暖的光芒，那是对往昔岁月的深情铭记。

【二】

光山县大苏山的茶园，仿若一幅水墨画卷，悠悠地浮在缥缈的云雾里。清明前的毛尖，芽头鲜嫩，缀着点点金毫，宛如繁星闪烁。老茶农的指尖轻轻抚过茶树皴裂的枝干，轻声说，这棵茶树的根须，曾缠着半片军装布。那年的采茶季，女战士机智地将炒青的茶叶撒在山路之上，浓郁的茶香，成功吸引追兵走向岔路。彼时，满锅新茶蒸腾而起的白色水汽中，正藏着一场悄无声息却惊心动魄的转移行动。

眼前茶厂的铁锅中，泛着青蓝的火色，老师傅翻动鲜叶的手势，娴熟而沉稳，“三炒三揉，才出真味。”老师傅的话语中满是对制茶工艺的执着坚守。锡罐中的“红军茶”，遇水瞬间尽情舒展身姿。茶汤碧透如洗，叶片在杯底傲然竖起，宛如一面面旗帜。

前往泌河区的道路，被连绵起伏的茶山漫成一片无垠的茶海。泌河古镇采茶的老婆婆们，手法娴熟地掐着“旗枪”与“雀舌”，竹篓里的信阳毛尖，渐渐堆成一座翡翠般的小丘。“一芽一叶是枪，一芽二叶是舌”，她们指尖灵动翻飞，如翩翩起舞的蝴蝶。这动作，与当年给伤员包扎时的轻柔细致一脉相承，饱含着对生命的关爱与呵护。炒茶时，升腾而起的白色水汽中，仿佛能看见当年的老婆婆们，正满脸慈爱地把温热的茶汤端给伤员，瓷碗边缘凝结的水珠，恰似落在时光长河里的泪，满是心疼与不舍。

【三】

泌河区四望山的暮色苍茫，它现存《先锋报》创刊旧址。油印工作室遗址的土坯桌上，桐油灯的光晕依旧凝在墙缝之中，宛如历史的眼眸，静静凝视着过往。1939年深秋，刘少奇同志题写《先锋报》报头，创办了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第一份党报，桑皮纸质地粗糙，仿若砂纸一般，却稳稳托住了那些滚烫炽热的字句，每个字都饱含着对革命的坚定信念与对未来的殷切期望。编辑们的手指因寒冷而冻裂，却依然紧紧握着铁笔，在蜡纸上一丝不苟地刻下“抗日救国”四个大字。每一个笔画，都似燃烧的炭火，在寒夜中散发着无尽的热量，逼迫周遭三尺的彻骨寒气。

老栋树下的地窖，宛如藏着时光密码的神秘宝盒。轻轻掀开石板，一股霉味与油墨香瞬间涌了出来，仿若尘封已久的信笺，带着岁月的温度与故事。当年，报童们机智地把报纸卷成筒状，塞进毛竹，顺着山涧漂流而下，将革命的火炬传递到四面八方。《先锋报》创刊旧址里，泛黄的《先锋报》原件静静陈列，“抗日救国”四个字虽历经岁月洗礼，却依然滚烫如初。当指尖轻轻抚过纸面，仿佛能触碰到昔日未干的墨迹，那是历史强有力的脉搏，在岁月的长河中持续跳动，从未停歇。

交通员老张的茶包，曾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巨大作用。哨卡检查时，他镇定自若地摊开茶包，高声说道：“信阳毛尖，尝尝？”敌人捻着茶叶分神的瞬间，老张携带的报纸成功躲过搜查。如今，茶农采摘的鲜叶里，仿佛依旧藏着那淡淡的油墨香。炒茶锅腾起的白汽中，报童远去的脚步声，仿若还在耳边回响。他们轻快地踩过带露的茶蓬，惊起一串清脆悦耳的鸟鸣，那是生命的欢歌，也是革命胜利的希望之音。

【四】

八月的桂花，悠悠地漫过山坳，馥郁的香气紧紧缠着淮支流潺潺流淌。水面上漾起层层金波，如梦如幻。罗山何家冲的老碾盘，在夕阳余晖中缓缓转动，仿佛老人默默诉说往事。昔日红二十五军战士接过的干粮袋，如今盛着新收的茶籽，沉甸甸的，仿若装满了温暖的阳光。山脚下炒茶房里弥漫出的焦香，与四望山《先锋报》旧址的油墨味，悄然缠成一根坚韧的绳索，一头牢牢系着烽火岁月里的铜号梭镖，那是革命的武器，见证了无数次激烈的战斗；另一头则拴着如今绿水青山间的茶园粮仓，象征着和平年代的繁荣与希望。

鄂豫皖革命纪念馆里，戴着红领巾的孩子，睁着好奇的大眼睛，指着展柜中打满补丁的军装，天真询问：“这口袋里的油茶饼，能泡出信阳毛尖味吗？”讲解员微微一愣，笑着摇头转身的瞬间，眼眶已微微泛红。她深知，当桂花轻柔地落在孩子发间，茶香悠悠地漫过四望山山口时，那些长眠于地下的英雄，正借着风的翅膀悄然归来。他们在茶树林里徘徊，在报纸的字里行间自在呼吸，仿佛从未真正离去，一直守护着这片土地。

暮色渐渐漫过淮河，水面上漂着一枚板栗壳，恰似一只孤独小船，在岁月长河中漂荡。远处茶山上，灯光依次亮起，与昔日油茶林里的桐油灯相互呼应，连成璀璨星河。这星河，照亮了信阳毛尖舒展的叶脉，照亮了报纸上未干的墨迹，照亮了大别山永远年轻的脊梁，那是一种坚韧不拔、不屈不挠的精神象征，无论历经多少风雨，始终屹立不倒。

风从山口徐徐吹来，带着桂花与茶香交织的芬芳，宛如大地轻声歌唱。旋律里，有激烈的枪声，吱呀的纺车声，炒茶的沙沙声，还有孩子们清脆的笑声，层层叠叠，在山谷间回荡，仿佛在诉说着大别山的过去、现在与未来，那是一部波澜壮阔、永不落幕的传奇史诗。

铁轨上的军魂

□宋小勇

远离了哨位和炮声
鹅毛雪和倾盆雨就是冲锋号
迎着西北风的利刃
冒着骤雨的箭镞
在铁道线上，前进！向前进！
是生命年轮镌刻的使命
冰雪、洪水纷纷后退
泥石流挡不住血性的步伐
那些溅满征衣的泥点
是最美的勋章

怀揣闪亮的军功章
你告别军营，扎根小站
橄榄绿融进深沉的铁路蓝
站立的姿势，比身旁的白杨还挺拔

一截熔铸过光荣的铁
总有一束道光将他照亮
无论是技术比武的擂台，
还是集中作业的战场
你向云霄吼出“高铁有我，有我必胜”
喉咙都会跃出八只冲锋的猛虎

□康文安

满江红

地震南昌，铭浩志、旌旗血染。井冈聚，燎原星火，逆风挥剑。万里长征熔铁骨，百回大战摧倭胆。忆峥嵘、伟绩耀千秋，凝信念。
新时代，诚可感。探月梦，苍穹揽。看北斗巡宇，航母扬帆。威震四方军势壮，气凌五岳谁能犯。守神州、铁壁万金甌，初心担。

西江月

号角铿锵回荡，军歌嘹亮高昂。那身戎绿格心房，梦绕红门^①冥想。
岁月轻磨惆怅，人生曾铸辉煌。沙场驰骋历风霜，数载荣光难忘。
注：①红门：消防车大门是红色的，代指消防部队。

□聂顺荣

军歌

迷彩服浸透汗水时，军歌从喉里破土。不是音符在跳，是钢枪的准星校正准风的轨迹，每一拍都砸在跑道的刻度上，长成新的年轮。
雪落哨卡的深夜，军歌会调低音量。像炉火舔着柴薪，把冻伤的指尖烘暖。那些跑调的哼唱里，藏着母亲缝补的针脚，和故乡稻田的蛙鸣。
拉歌时它是出鞘的剑，每个字都带着锋芒；诀别时它是未拆的信，音符在喉间打了死结。暴雨中合唱时，音符在雨衣上砸出小坑，每个坑都盛着不同的故乡——你的坑养着榕树，他的坑漂着渔船。唯有晨雾知道，有多少声部跌进靶场的弹坑，发芽成来年的芳草。
当军歌漫过界碑，连云朵都开始正步走。那些被声波擦亮的钢盔，正反射着，太阳最初的光泽。

军礼

指尖触到帽檐的刹那，所有喧嚣都退成背景。掌心的弧度里，有钢枪的冷，也有炉火的暖，正把千言万语，凝成沉默的重量。
向国旗敬礼时，影子在地面站成了松。帽檐下的目光，正沿着晨曦的轨迹，触摸那些从未褪色的誓言。睫毛上的霜花折射着晨光，把敬礼的弧度拉成半圆，一端连着脚下的界碑，一端系着母亲窗前的风铃。
老兵退伍那天，军礼在风中微微颤抖。掌心的温度，一半留给了钢枪，一半贴在新兵的肩章上，像把未说的话，种成了春天。
军礼放下时，总有什么在悄悄生长。或许是帽檐上的霜，或许是心底的光，都在某个无人知晓的瞬间，长成了比山还高的信仰。

那年「八一」我十八

□李长顺

有一个不能忘怀的日子叫八一，有一面心中敬仰的旗帜叫军旗。“八一”这个节日，深深烙在每个军人的血脉中。“八一”这杆大旗，高高飘在每一个从军人的脑海里。

我服役的岁月中，军营的每个八一节都记忆犹新，尤其是我刚入伍的那年“八一”，那年我十八。

那年八一节前，我参加了全团报道员培训班，培训班统一吃住任在青城山下五里沟口的团部招待所，这种类型的培训班我已参加了两次，累计脱产学习时间也有个把月，稿子写了不少，但暂时还没有一篇能变成报纸铅字。

我名叫长顺，可我入伍之后的第一年并不顺。先说在新兵连吧，驻地任在四川绵竹县某地，入伍不到一周，一次晚点名时，我呛溜一下晕倒在队列里。怪就怪我肠胃娇气，新兵连炊事班都是四川老兵，饭菜都放辣子，辣得我每天半夜跑厕所，这才会晚点名出洋相。适应了半个月，我才慢慢与辣子对上脾气，不再频繁拉肚子了。

新兵连第三周，连续两天早晨紧急集合，我在全排面前有了“高光时刻”：背包不合格，跑起就散架。知耻而后勇，第三天早上全连紧急集合，我夺得集合速度第三名，背包也打得标准了。全排面前我丢了脸，全连面前我长了脸。

我虽然身子骨弱，但性子倔强训练刻苦，两个多月新兵连生活结束，我的射击投篮步骤操成绩都处于中游，我学到了老班长的不怕苦精神，增强了自己的体质。

我从新兵连下连到驻四川灌县（今都江堰市）工程兵某团，在负责全团装卸任务的一连当骨干，干最苦最累的装卸水泥活也不落后。

我还主动请缨，利用一块旧黑板为战友定期出板报，用生动活泼的语言，及时报道战友的好人好事。正因这番努力，才被连队两次推荐参加全团报道员培训班。想想同志们每天大太阳底下挥汗如雨，我在培训班里舒舒服服写稿子，写了一篇又一篇，却都发不出来，这件事也让我焦虑又内疚。

那年八一前夕，领导说培训班放假，报道员各回本连连过部队里最隆重最热闹的八一节，我主动要求留守看家，我希望趁休息时间多写多学习。所以在那个热闹的八一节里，我独守培训班，写了一篇稿子，还看了一本书。

出水才看两腿泥。我不仅在培训班比别人刻苦，平时在连队施工的日子里，在完成繁重的装卸任务后，晚上熄灯号响后，我还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写，星期天节假日，我不打扑克不逛街不上青城山游玩，还在写写写。

几多耕耘几多收成，我在投稿近五十篇后终于有了收获，两个半月内，连续在《工程兵报》和原成都军区《战旗报》发表五篇稿件，其中有三篇是头题，里面就有八一节我加班写的那一篇。我因此受营嘉奖一次，还成为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。之后不久，上调团政治处宣传报道组当了专职战士报道员。

十八岁那年，我度过别有滋味的八一节。十八岁那年，我从一个屡屡出糗的新兵蛋子，变成一名小有成绩的报道员。我似一只羽翼渐丰的军营布谷鸟，穿云破雾不知疲倦，在“八一”军旗指引下，引吭高歌“向前向前向前”。

墓碑上的亮光

□叶剑秀

初夏。鲁山县团城乡鸡家村。
蜿蜒的乡村公路静止下来。路旁“红二十五军烈士陵园”指示牌格外醒目，一条土路尽头是郁郁葱葱的山林。山林边，是老范守护的烈士陵园和他的家。

他叫范钦宪，年过七旬，团城乡鸡家村农民，2006年至今，他多了一份职业：守墓。

坐在老范家院里树荫下，我们聊起来。时光回溯。1934年11月，红二十五军一部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北上长征，进入鲁山县团城乡瓦窑村，留下5名伤员后继续行进。不久，当地恶霸把5名红军伤员残忍活埋……

历史需要铭记。2006年3月，当地政府决定在鸡家村修建陵园，集中安葬当年红军烈士，烈士遗骨在哪里？老范自告奋勇寻找5名红军烈士遗骸。

山里的初春寒意未散，老范踏上崎岖的山路。他走村串户，走访当年的知情人，寻找事发的详细地点。他在寂静的山野里，就着山风啃馒头、饮山泉，苦苦寻觅。经几位年长村民确认，在一处山凹的小河边，一片杂草乱石下面，确认了当年5名烈士遇难地。老范一镐一镐地挖掘，找到了5具完整的忠骨，含着泪把他们移入陵园。

我们无法知道烈士的名字。5块墓碑上统一写着“无名烈士红二十五军战士1934年11月在瓦窑村牺牲”。

“为什么要做这件事？”我问。

老范抹一把脸：“咱如今的好日子，都是那些不知名的烈士拿命换来的。我们有儿有女，美满幸福，可他们啥都没有。想到这些，我心里不是味儿。”老范说，从找到5名烈士遗骸起，他就有了为烈士守墓的念头，“我守护烈士的陵园，要守就守一辈子，让他们故事流传下去，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。”

肃穆的陵园里，老范每天忙碌着。常有人问他图什么，“报恩！”老范毫不犹豫地说，他的父母是逃荒要饭来到团城乡的，白天出门讨饭，晚上露宿破庙，是烈士们的浴血奋斗换来的新中国，才给了他土地和房屋，给了他家新的生活。

二

守陵中，老范从县民政局了解到团城乡还有24名被敌人杀害的八路军战士、农会干部，他决定：“我要把他们找到，让他们都来这个家。”

老范寻找，确定烈士坟茔，自费出他们几十年前遗骸、入殓，雇人雇车送回陵园，艰难困顿，老范自知。

从春到夏，从秋到冬，一天天奔波在山头林间，走过多少路，老范自己也不说清楚。每找到一处烈士埋骨地，他就做好记号，按照当地习俗烧纸、放鞭，跪地磕头，把烈士遗骨逐一装殓……山路崎岖，老范求亲托友从山上往下抬。有一年春节前天降大雪，为了让一位烈士能在陵园内过上春节，老范出高价请人把烈士棺木抬到山下，“老百姓知道我是义务为烈士起坟，感动之余他们都无偿帮助我。”老范说。

2013年腊月，24位烈士棺木全部入园。这期间，老范还多方搜集烈士英雄事迹，自掏腰包请人刻在陵园碑墙上，请画家描绘烈士牺牲时的场景，张贴在陵园大门两侧。

在老范的住处，简单摆放着几样家具，门前屋后堆放着锄头、铁锹、水桶和喷雾器，这是他为烈士陵园修整、植树、治虫的工具。

位于土地上的这处烈士陵园，以前光秃秃的啥也没有，植树挖坑一锄头下去碰到石头进火星儿。为了让陵园有一个庄重幽雅的环境，2007年起，老范和妻子一起，在陵园内外种满了月季、桂花和松柏。

有人问老范当守陵人收入多少？老范说：“我是自愿陪护烈士们的。怎么会要钱呢？”

三

树木葱郁的陵园里，已有32位革命烈士在此长眠。

每年清明节前，都是老范最忙碌之时，他会早早把彩布条挂到园内一棵棵松柏上，把墓碑擦得干干净净。清明节当天，他会和老伴儿一起带着几孙为烈士献花，默哀，鞠躬，扫墓。

2014年4月，老范因病住院，清明节向医生请假被拒绝，他“闹”着出院。院领导得知老范是为烈士义务守墓的道德模范时，特意组织医护人员陪同，用救护车拉着他，和他一起回去扫墓……

“这是我这辈子享受到的最高待遇。”老范笑言。如今，团城乡烈士陵园已被当地政府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、红色革命教育基地、青少年思想教育基地。在老范的感召下，十里八乡乡亲经常去瞻仰，参加清明节祭奠的人也逐年增多。今年清明节下着雨，仍来了2000多人。

看着这一切，老范很欣慰：“我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。”

“有一天我走了，我的儿子会继续在这里陪着他们的。”老范说，“我那次住院时，就让大儿子写了保证书，我在我守，我不在儿孙守。这是我立的家规。”老范说他自小崇尚英雄的情结，能与烈士们终日相守，一生幸福。

老范每天都把墓碑擦亮。他说，墓碑上的光芒会照亮人心，让很多人不会迷路。